



无名英雄

UNKNOWN HERO

谨以此书献给为共和国奠基忘我献身的先烈和前辈们
他们的丰功伟绩应该永远记录在历史的画卷中
他们的名字和精神将永放光芒

王泰栋 著

无名英雄

王泰栋 著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名英雄/王泰栋著.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80743-082-7

I. 无… II. 王… III.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史料-南京市-1948~1949 IV. D235.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2630 号

无名英雄

作 者 王泰栋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社址邮编 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责任编辑 沈建国

封面设计 张玉洁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80 千

版次印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43-082-7

定 价 20.00 元

前 言

我早就想把京(南京)沪解放前夕的几次重大策反斗争,真实地介绍给读者。1998年春,我把几年来搜集到的几百万字书籍和报刊等文献资料,重新检阅一遍,拟写了一个提纲。就大背景来说,从1948年春,中央军委同意粟裕暂不渡江,在中原淮海打大歼灭战的前因写起。蒋介石方面,1948年夏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当然也要有些反映。因为蒋介石军政高层中不少人已经开始厌战,显露了崩溃的前兆。

重点是反映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委策划的几次重大起义:

俞渤机组驾B-24北飞石家庄;

“重庆号”巡洋舰起义;

王宴清的九十七师起义;

贾亦斌率嘉兴的预干总队起义;

伞兵三团起义;

第二舰队起义;

江阴要塞起义;

国民党中将张权在上海起义；

还有传奇人物陆久之和蔡叔厚对汤恩伯的策反，其中也涉及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策反汤恩伯的失败。

我因为收集、整理并发表过一些文章和书籍，介绍蒋介石在解放前夕的一些情况，所以对蒋介石离开沪宁和在家乡的一些活动及思想动态能较详细地加以反映。有些起义人物和领导策反的人物，如参加伞兵三团起义的李贵田、陈家懋等老同志，我曾直接采访过，所以写起来也可以更具体一些；对解放前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老人，我曾有过接触，对她的音容笑貌有些感性认识，所以也反映得详细一些。有许多则是依据上海、南京地下党的领导人和直接策划起义者的回忆材料来写的，如刘晓、张执一、段伯宇、俞渤、贾亦斌、王宴清、王亚文、张承宗、田云樵、吴铭、王征明、阙晓钟、吴平、郭秉衡等老前辈都有回忆作品。渡江战役前后的有关资料，也是尽量采用许多老前辈如叶飞、许涤新、翟作军、王德、刘瑞龙、沙孟海、程思远等的亲身回忆文章。我在这里也参考了许多著作，如《南京人民革命》、《上海党史大事记》、《刘晓传》、《潘汉年》、《沙孟海和他的 CP 兄弟》等书。

在编写过程中，有以下几点体会：

1949 年春夏，沪宁黎明前，这个时期最能反映出历史的剧变和时代的特色。蒋介石阵营腐朽没落，分崩离析。中国共产党人和正直的爱国人士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新中国犹如地平线下的旭日即将东升。

几次重大的起义的筹划，其主要人物都有兄弟和家族的关系，并起了重要作用。如沙氏家族，大哥沙孟海在蒋介石总统府当秘

书，在掩护其兄弟从事革命活动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三弟沙文汉，当时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委”的负责人；沙孟海的女弟子、三弟妇陈修良是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四弟沙文威（史永）则是挂着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专员头衔的我党策反工作人员。俞渤机组驾 B-24 北飞、“重庆号”起义、蒋介石的御林军九十七师起义，都是他们策划的。又如江阴要塞起义，苏北唐氏兄弟起了很大作用。二哥唐君照，原是我党苏北一个地委的组织部长，兄弟唐秉琳、唐秉煜都在江阴要塞内担任重要职务。在中共华中工委和人民解放军三野第十兵团领导下，起义终于成功了。至于第二舰队起义，阙家三兄弟也出了不少力。阙晓钟作为第二舰队的轮机长，在协助林遵将军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阙晓钟的二弟、三弟在起义中也做了很多工作。至于打入国民党总统府军务局的段伯宇、段仲宇兄弟，在伞兵三团起义、贾亦斌的预干总队起义中都有很重要的贡献。

在上海从事策反工作的还有两位传奇人物，一位是陆久之老人，他在大革命时期就在党中央领导下工作，因为他与汤恩伯的特殊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还有一位是大革命时期就入党的老同志蔡叔厚，他是老板面目出现的，也为党做了许多工作。

在沪宁黎明前，还有那许多身处白色恐怖中英勇战斗的先烈，如在上海长期坚持我党电台工作的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烈士。国民党中将张权将军，他策划和组织了最后一次给蒋介石、汤恩伯以致命打击的起义行动，但是被反革命分子告密，功亏一篑。他们虽然被敌人残酷折磨，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革命气节，他们的精神永不磨灭！

在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深思和感叹的问题,即除了少数国民党起义将领如邓兆祥、林遵、王宴清、贾亦斌等外,有许多从事策反情报工作的共产党员在全国解放后曾有一度不被信任,甚至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有的还被打入另册,关进监狱,如沙文汉、陈修良、王亚文、蔡叔厚等。他们解放前在敌人心脏中冒着极大的风险战斗和工作,做无名英雄;解放后却一再得不到信任,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们仍默默无闻地忍辱负重,沙文汉甚至喊出了“人生得失毋须计”的诗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那些蒙受委屈的无名英雄才逐步得到平反昭雪。20世纪90年代末,南京电视台和中央党史部门筹拍《无名英雄》文献纪录片,派人四处搜集材料,采访一些幸存的老人。当时,陈修良还健在。有一次,我到华东医院去看望她老人家,她告诉我,南京电视台派记者和摄像师刚刚来过。她很高兴地说:“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让那些从事地下斗争的同志恢复名誉,江泽民总书记支持我的意见,他还亲自为他的一位同学陈震东(地下党员)写了文章。”陈修良老人还大声疾呼说:“过去我党派到敌人内部工作的党员,不能叫‘加入’什么反动组织,是组织上派进去的,应该是‘打入’,问题就是一字之差,一成罪人,一是功臣,这批无名英雄不是有罪,而是有功。”可惜她看不到这部八集文献纪录片《无名英雄》的公映了。2000年1月28日至2月1日,《无名英雄》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连续播出,一部文献纪录片在黄金时段播出,这是异乎寻常的。本书所记述的京沪解放前夕十次重大的策反活动,在《无名英雄》文献纪录片中大体都有交代,凡是活着的人物也都露了面,陈修良老人还留下了她谈笑风生的形象

呢！

所以，我把书名定为《无名英雄》，让这批无名英雄的事迹和精神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共产党诞辰 85 周年！献给为共和国奠基而忘我献身的先烈和前辈们！他们的丰功伟绩应该永远纪录在历史的画卷中，他们的名字和精神将永放光芒！

王泰栋

2006 年 10 月

1948年冬，南京中华路上走来一位行色匆匆的中年妇女。她体态瘦弱，架着一副眼镜，穿着旗袍，外罩一件呢子大衣，乍一看仿佛是一个阔太太，而现在她的公开身份也的确是华德电料行的股东老板。可是仔细端详起来，她的气质又不像是过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阔太太，倒像是一位教授，但又不完全是书卷气十足的文人，在眉宇间透露出她的干练、果断，又像是一位政治家。她就是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

陈修良是宁波人，1907年出生在一户大家庭里，同时出生的还有她的双胞胎姐姐。母亲袁氏（后改名为陈馥）把先出生的叫阿大，取名陈逸僧，陈修良原名陈逸仙，小名阿福。由于父亲早亡，孤女寡母受到同父异母的兄长和族里人的欺侮，母亲带着女儿搬出了这大房子，结束了窒息的生活，追求着新的知识和生活。母女三人住的地方叫丝户巷。宁波当时的共产党人在这里办起了一所启明女中，实际上成为中共宁波地委的机关。张秋人、赵世炎、罗亦农都来过宁波，就住在陈修良的家里，受到陈馥的照顾。陈馥也就成为了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年轻的革命者称她为“众家姆妈”。这样的社会关系，对陈修良年轻的心灵无疑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陈修良在15岁时上了宁波竹洲女子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培养贤妻良母的学校。陈修良有一个姓蔡的女同学家里是富商，曾经

请过一位家庭教师，就是当时在书法界已有名气的沙孟海。陈修良拜沙孟海为书法老师。沙孟海当时也很赏识这个女弟子的才气，特地给她起了一个笔名叫“道希”。1925年的“五卅”运动，使宁波的青年学生和工人走上了街头。沙孟海的四弟沙文威当时在宁波四中读书，已经成为宁波学联的主席了。他动员陈修良冲出学校走上街头，参加爱国的学生运动。性格坚强的18岁姑娘陈修良参加了宁波的学生运动，最后引发了一场大闹竹洲的学潮。老古董校长要陈修良在报上声明，收回参加“学联”的“成命”，陈修良绝不示弱。校长甚至搬动了道尹和大兵来对付这些女学生。最后还是共青团宁波地委书记找陈修良谈话，叫她暂时转移。陈修良因此到上海国民大学求学，并加入了共青团，还经常到沙孟海在上海的“石榴书屋”，与沙文威等相聚，切磋学问。1926年夏天，奉组织之命，陈修良又与沙孟海的二弟沙文求结伴同到广州中山大学求学。1927年冬，陈修良受党组织派遣，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王明已在米夫的支持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掌握了权力，他想拉拢这位女学生中的领袖。可是陈修良这个女生与一般姑娘不同，她不愿做盯梢、打小报告一类行为，因此遭到了王明的忌恨。在莫斯科，她遇到了沙家的沙文汉，经常一起去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瞿秋白、陆定一同志。当时的瞿秋白也正被王明一伙视为犯错误的人，所以接近秋白的人也被王明诬为“代表团的走狗”。1930年，苏联开始清党，陆定一劝告陈修良：“还是回国去，不要待在苏联。”陈修良就和陆定一同志回国。

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得到米夫的支持，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后，不但给全党带来了厄运，对陈修良的迫害也开始了。因为陈修良在“海总”代“海总”党团起草了一份反对王明的宣言，几乎遭到了王明的帮手康生开除她党籍的处分，幸亏周恩来的解救，才算保住了党籍，但已是靠边站，不再给分配工作。

沙文汉这时与陈修良一样遭到了王明和他的同伙的打击和迫

害,两人都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两人到东京去找党组织关系前,终于结成了夫妇,这还是“众家姆妈”提出来的。

不过之前陈修良曾通过沙文威向她的老师兼大伯暗示过,希望男方,也就是沙孟海的三弟主动提出来。这样一位刚强的女性,在爱情问题上居然还这样怕羞,这不是令人奇怪吗?但是世界上确实有这样的爱情。夫妇俩为党、为革命作出贡献最大的,也是他俩焕发出青春光彩的黄金时期,是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这4年多时间。先是冯雪峰,后是刘晓由党中央从陕北派到上海;沙文汉成为江苏省委的重要组成人员之一,担任宣传部长之职;陈修良也在妇女、学生、文化工作方面全面负责。但是当王明参加长江局工作,听了刘晓的汇报,说要让沙文汉担任省委书记,而沙文汉的妻子竟然是陈修良时,他就发出指示说:“让这样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留在上海地下党内担任重要职务,这很不妥当,要让他们去延安,交由康生审查。”陈修良是在1941年冬先去苏北的,本来是要去接受审查的。当时,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占了上风,王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陈修良也就留在了苏北根据地里。陈毅同志请她主持编报纸,继而任党校的副书记。抗战胜利那年,陈修良在华中建设大学任系主任,后调到华中分局城工部任南京工作部部长,在江苏六合隔江领导南京城的地下党工作。1946年初,蒋介石这时已开始发动局部内战了,派军队向六合推进,陈修良奉命撤到淮安。4月初,分局的城工部长奉分局之命找陈修良谈话:“国民党军队已开始进攻我华中地区,内战已不可避免,南京工作部已不可能隔江领导南京城内工作,分局决定撤销南京工作部,成立南京市委,分局决定任你为南京市委书记。”

城工部部长就是沙文汉,沙文汉又说:“南京是国民党首府,在政治上来讲比上海更重要,南京市委仍属分局城工部领导,你们不能与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发生横的关系。他们是做公开工作的,你们是做秘密工作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整理党员,反对内

战,反对独裁,要求和平。”沙文汉说:“你们要执行党的白区工作方针。南京城特务多,特别是与你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不少人当了叛徒,他们认识你。南京是虎穴,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陈修良脱下灰军装,换上女儿装,由南京地下党派来的同志陪同,在1946年4月中旬秘密进入了虎穴南京。第一次住在地下党员朱启銮家。第二次住在一对地下党员夫妇柏焱和柯秀珍家里,算是他们的姑妈。南京城中共地下党员有200余名,但是系统较多,有属苏南区党委的,有属淮南区党委的,有属南京工委的。陈修良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起”的原则,对党组织进行了整理。陈修良第三次住的是华德电料行,实际上是上海党组织办的一个企业,店主叫鲍浙潮,也是宁波人,是老共产党员。鲍的妻子邱楣林做陈修良的帮手,陈修良名义上是股东老板。陈修良进入南京实际上比她的老师兼大伯沙孟海要早。后来沙文威告诉她:大哥已还都南京了,大嫂也来了。陈修良与这位老师兼大伯一别已近十年,她多么想去见他啊!可是地下工作的纪律不允许,环境也不允许。沙文威因为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专员,又是沙孟海的四弟,他们之间来往合情合理。可是陈修良现在处于秘密状态,她怎么可以去见这位国民党政府的秘书呢?万一被人看到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

陈修良负责的南京市委后来改由上海局刘晓领导,对刘晓,陈修良是熟悉的,刘晓对她也是了解的,他们就在上海巨籁脱路景华新村“众家姆妈”那里见面、开会。1946年下半年,沙文汉也奉命率城工部渡海秘密进入上海,后奉命与上海局合并,担任了上海局的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副书记,也负责外县包括南京的工作,后来并担任策反委员会的副书记。夫妇俩在刘晓领导下,一开始就联手导演过在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五二〇”学生运动,开辟了第二条战线。蒋介石绝没有想到,就在南京城这个虎穴里会有他老

家的一位女性，在挖他的墙脚，在动摇他的王朝基石。

沙文威，这时的名字叫史永，浓眉大眼，还不到40岁，相貌很威严，比他的大哥、三哥要矮一些。一天，他穿着中山装，进入华德电料行来找他的三嫂，因为上海局已命令他配合陈修良搞策反工作，这次的任务是策反空军八大队一个机组。

这时的南京地下党员已发展到2000多人，是陈修良刚来南京时的10倍之多，才不过两年多点时间，党的力量发展得如此迅速，党员分布在各个部门，特别是国民党的军事机构，甚至警察系统也已经有许多党员。分布在各个部门的党员和积极分子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不久前沙文汉代表上海局来南京检查工作时，特别提到今后的任务：“敌人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已经被歼灭，解放大军已集结江北，估计明年春天即将渡江，而南京可能比上海解放得早。解放宁（南京）沪（上海）主要是大军兵临城下，我们地下党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分化瓦解敌人，为配合大军解放宁沪做里应外合工作。”

陈修良对沙文威分析说：“敌人在南京的军事指挥机关特别庞大，有国防部海、陆、空、联勤总司令部，还有其下属宪兵、卫戍、伞兵、工兵等10个二级司令部，另有军事院校22所。淮海战役开始后，其在南京的军事指挥人员和驻京部队共约22万6千多人，现在敌人在北方的主力已被我军歼灭，大势已去，人心惶惶。陈布雷的自杀，说明国民党内上层人士中也已经深知王朝的末日已经到来。这就为我们策反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我们现在要把策反对象和线索排一排队，分析一下他们的历史和思想情况、条件是不是成熟了，如何先抓住突破口，选择适当时机动作。”

史永说：“空军里情况较好，这里有董老（董必武）交下来的线索，总的由空军第四医院当内科医生的林诚同志掌握着。他利用工作之便，接触了许多飞行员，线索比较多。比如唐宛体，他1946年10月从美国学习回国后，一心想寻找党的组织，想起义。他甚

至4次冒险闯到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先找到代表团的王炳南同志,要求去解放区,还交出一批同学名单,有俞渤等十多人,都是青年。他们反对内战,不满蒋政府的腐败。后来王炳南同志把唐介绍到上海马思南路107号董必武同志处。经董老再三做思想工作,叫唐在空军内部秘密开展工作、联系同学、等待时机。1947年3月,我们的代表团被迫从南京撤回延安。董老把唐的关系转到林建坤(林诚)同志处,这支力量已发展到上海、杭州、西安、徐州、北平、沈阳空军中。他们现在被迫出飞徐蚌战场上,往往故意把炸弹、给养投错了地方。林诚甚至与唐宛体联系好了飞向解放区的讯号……”

陈修良问:“什么样的讯号?”

史永说:“飞机飞往解放区,白天一到目的地,即下降高度300公尺以下,撒白色、红色布条或纸条,放下起落架,机翼不断地左右摇摆,在机场低空盘旋。地面在跑道一侧摆白色T字布,雪天摆红色,T字布短边对风,飞机要逆风着落。夜间,飞机不断闪烁红、绿航行灯或着落灯。地面在跑道两端和两侧摆庙灯或燃烧几堆柴火,灯摆成T字形,或用几辆卡车停在跑道一侧开灯照明跑道,无线电呼叫起义飞机为B-24。”

陈修良点点头:“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把这些联络讯号告诉北边,让那边有所准备。那么,你看现在谁的条件最成熟?”

史永说:“唐宛体现在在汉口机场。在南京,我看八大队的俞渤思想条件最成熟。”

陈修良问:“你详细分析一下。”

史永说:“俞渤的父亲原是白崇禧麾下的一个军官,抗日战争中被日机炸死。俞渤在桂林上中学时,受到进步教师的影响。桂林失守,他考入中山大学,一年后因家庭经济困难,到重庆考入空军。1945年春赴美国受训,结识了唐宛体、郝桂桥等,郝桂桥现在与俞渤同一机组。日本投降后,他们还在美国受训,就已开始讨论

今后的出路问题,准备投奔解放区。俞渤回国后,在八大队任飞行员,1948年8月,经同学介绍,结识了林诚,据说,现在俞渤要求加入共产党!”

陈修良说:“为什么这么心切?”

史永说:“俞渤说,加入了党,就是起义牺牲了,也是党的人了。”

陈修良叹口气:“青年人啊!一腔热血。”她想起了自己当姑娘时,投笔从政的事,当时她的老师沙孟海说:“道希,你书法功底不错,很有希望成为一个女书法家!”可是她回答:“书法乃雕虫小技,不能救国救民。”沙孟海还十分惋惜地叹道:“青年人啊!一腔热血!”

陈修良果断地说:“批准他入党,他也可以发展机组里几个他认为够条件的人入党,组成一个支部。B-24一个机组北飞,不采取集体行动,没有一个党支部发挥核心作用,困难是很多的。”

俞渤在1948年11月下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由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特别批准的。

这两位“五卅”运动就在宁波学生运动中并肩战斗过的叔嫂,当然也谈起沙孟海。陈修良问起大哥、大嫂的情况。史永说:“大哥身体还健康,他已把大嫂送到宁波去了。”

陈修良问:“大哥对形势怎么看法?从他那里可以了解一些情况吗?”

史永苦笑说:“我有一次问起大哥,张群近来怎样?大哥竟然连张群干什么也不知道。他还是书生气十足,只修蒋氏宗谱,与他无涉的人他几乎不闻不问。”

陈修良笑笑说:“大哥书生本色,不过他的心是向着兄弟、向着我们的。”

二

1948年冬天,为了挽救在淮海战场的崩溃,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将差不多五分之四的飞机从四面八方调到了南京大校场机场,停机坪上五条滑行道两侧,黑压压挤满了大小、各式各样的飞机,有尖头方翅膀的P-51,两个机身的P-38,大肚皮C-46,伸着两只海鸥一样的弯翅膀的B-25,四个发动机炸弹舱快着地的B-24……机身在阳光下闪着反光,有的飞机在直尾翅上还画着裸体女人、骆驼等广告。中央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和陈纳德航空公司的运输机也紧急动员起来了,每天都有几百架次飞机昼夜不停地起飞和落地,履带式的拖拉机,牵引车,装载着炸弹、粮食的十轮大卡车,加油车,中吉普……在停机坪和滑行道上拥挤着。

俞渤的B-24重型轰炸机也停在那里,他们几乎每天三四次飞到淮海地区,投粮食,投炸弹。郝桂桥与俞渤是很熟的朋友了,他眼睛直直地望着俞渤说:“我们走吧,我待不下去了,我们可以走天津、沧州到冀中去。北平许多学生都是走这条路到解放区去的,衣服、证件都可以弄到,清华大学我有熟人。”

俞渤摇摇头:“不能那么便宜他们。”郝桂桥当然知道“他们”是指谁。郝说:“那好吧!”这个贫农家庭出身,依靠族里公祠供给进了教会学校,当上空军的青年人,胸膛里流着劳动人民的血。俞渤

机组的周作舟，也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他刚念完小学，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里，进了国民党空军，从机械兵当到机械员。因为他与苏联志愿援华空军在一起工作过，所以对国民党空军里的压榨、争斗、腐败，他更清楚，有时喝醉了酒，就对着俞渤大喊：“老子不干了，老子是为抗战而来，老子不打这昧良心的内战！”他们3人到淮海前线出任务把5颗500磅的美国造炸弹丢到了荒地里。

11月下旬，郝桂桥和周作舟两人要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也批准了，俞渤是介绍人，3个党员组成一个特别支部，由俞渤担任书记。

入党仪式和成立支部的会议是在大校场机场旁边那幢小楼——飞行员的集体宿舍杂物间举行的。房间内黑洞洞的，俞渤用手电筒照亮了大家的脸，在黑暗中他沉着地发言了：“你们两位的入党申请，组织上已批准了。组织上指示我们3人成立中共特别支部，我们要在八大队空军中秘密发展党员，我们的任务是保存自己，发展力量，伺机而起。”他用手电筒的光照着一张小纸片：“现在我领着你们俩举行入党宣誓，这是誓言，我念一句，你们跟我念。”于是两人跟着俞渤念：“我志愿参加中国共产党，严守秘密，保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如违背自己誓言，甘受党和人民的最严厉的处分。”3个人举起铁拳，挺起胸，一句一句念完，然后掏出钢笔，一个一个签上自己的姓名，还捺上指印。一切手续完毕之后，俞渤划着火柴，点燃了这张“誓言”，又用嘴吹散了纸灰，这份“誓言”只存在3分钟，但却深深地烙印在3个青年的心中。

3个人又联系了陈九英、张祖礼等一批积极分子。国民党空军，虽说是国民党各兵种中的天之骄子，但是也一样有腐败，有些人为了升官发财，欺诈、暗害，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广大的青年军人则反对内战，不满腐败，寻求光明。一面是无耻与享乐，一面是庄严与苦斗。

12月上旬，黄维兵团被解放军紧紧钳制在双堆集。国民党空